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中庸衍義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中庸衍義卷十六

明　夏良勝　撰

三重之義經濟之文　詞翰之文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臣良勝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萬物長養而後民財可阜民財阜而後民愠可解葢財者天之利也民之心也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亦因民所利而利之

焉爾然當唐虞盛時亦復以財阜民為説者人生有欲無主乃亂為之主以治其亂君也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後世托為清曠視財計為末務而或若以浼焉固非也顓顓以利媚上若漢之桑玄羊唐之宇文融宋之王安石者又不足言矣

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蔡沈曰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

臣良勝曰三代家天下自禹始故其示後以保天下亦自禹始其為訓昭明若此太康一犯禽荒遂以失邦夏桀一犯色荒遂以亡國嗚呼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為人後者於先世懿訓其慎保之哉

湯誥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蔡沈曰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臣良勝曰成湯勝夏誕告萬方與之更始乃自戒懼若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其道一而已矣其心一而已矣

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

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
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朱熹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臣良勝曰生於其心克於其道發於其道成於其言
文王羑里之囚雖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憂患
疢疾益足以深其道故其易彖之言容有近乎危者
然而言之危者心之安也心之安者道之大也故履
和以至謙尊以光復小而辨恒雜而理損難而易益

裕而施困窮而通井安而遷巽稱而隱凡其所以為危者皆反身修德以即於安也嗟夫天有健之道而後有日月星辰之文也地有順之道而後有山川草木之文也聖人有參天地之道而後有經天緯地之文也是文王之易之謂也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爾不可不念所監不遠視爾之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

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臣良勝曰武王之銘得於丹書之戒者深矣天下之道二理與欲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故敬則毋怠從怠非敬也義則無欲多欲非義也武王之銘志敬而辭義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舜大聖人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

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臣良勝曰上知之君可正也中才之主難乎其為正也老成之君可道也幼冲之主難乎其為道也故拂其志之所不欲不可也强其力之所不能不可也矧周公有聖人之德叔父之親冡宰之位攝政之權而所事成王又幼冲中才之主無逸之陳亦難乎其為

言矣故其書之綱領但知稼穡艱難而已此夫人之所能為固不阻之以難從者推其至於為三宗為文王者實不外是而所以永年所以享國長久亦不外是夫繼世之君所欲孰有大於永年享國者乎是亦誘之以易從也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而以文致戒其委曲之難如此況其下乎故伯益於舜則曰罔遊於逸皐陶於禹則曰無教逸欲有邦儆戒之詞若臨師保而昌言是拜弗逆於心萬世而下每有望於都

俞之遇難矣哉

烝民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臣良勝曰詩三百篇皆不言作者之名惟烝民詩則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崧高詩則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蓋朝宁公言友朋正義無隱義無愧詞亦足以見宣王之治上下無回故公事而公言之也况申伯徃邑於謝山甫城彼東方皆王命有作以大其行君臣禮義亦非後世之可言矣惟節南山之刺尹氏亦

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夫以尹氏厲威專權使人無得戲談家父乃欲自表言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則當時權臣猶有所憚而人猶敢以言犯之卒未聞家父之禍若後世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慘禍繼之視幽厲之世又遠矣巷伯惡讒之詩初無所指而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斯人也而有斯作也詩固可以觀也

魯頌詩曰思無邪思馬斯徂

朱熹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之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臣良勝曰六經之文以載道也道一而已故千條萬緒而本原之地必歸於一而後為道之文也詩之本

思無邪也禮之本無不敬也易之陰陽必知其所以消長變化者何如書之政事必知其所以治亂升降者何如春秋襃貶必知其所以王伯名分者何如是之謂知本是之謂善學不然博聞强記皆糟粕而已至如讀屈騷人皆知其屈抑悲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遠遊一篇當時君闇臣讒世莫可與但相與歸之冥漠焉爾讀陶詩人但知其恬淡隱況之高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盖劉裕以進酒行弑而莫能

正者則託酒而逃以慕於仙也是故作文者不可不

有是也考文者不可不知是也是孔子讀詩之遺教也

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宫始徃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

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臣良勝曰書傳所記婦人之言近於理者甚衆若其析性命之理斷吉凶之占達死生之道有補於聖賢之學惟穆姜數言而已孔子繫易而文言取之以明乾之大義不可以人廢也夫以姜之明達識事而溺

於宣伯至行譖毀幾殺其子卒禍其身後世若武曌機術能不動聲色潛移唐祚而溺於二張殺㛰其子而不惜大類夫此哲婦傾城信若是哉

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禄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臣良勝曰穆叔之言加於宣子數等矣文仲之稱於魯惟告糴於齊與弔宋灾為可稱述而行父之出莒僕亦曰文仲之教以事君也其言信有立者可不朽也獨不思三不仁不智其名亦將不朽者乎穆叔特

取其言而功德不與焉是亦有所别矣

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臣良勝曰魯閔公時齊桓使仲孫省難有乘亂取國之心仲孫曰魯猶秉周禮國家之本未拔也於是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之謂周禮以先世俗政而言也今宣子之謂周禮者徒有其文而已武子方以私交為重一譽其樹則欲封殖無忘且以召公甘棠之德諂之此其志欲何為哉專國逐君其勢既成於此矣而曰周禮在焉何哉

史記世家曰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序易彖繫易象說卦與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劉安世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

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方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退居魯時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盖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淵源一日决之滔滔汩汩直至於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盖為此也

漢高帝至豐沛酒酣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臣良勝曰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而歌詞壯烈樂而不縱安不忘危數言之間而天時人事鄉情治道咸具焉三代而下人君製作此其最簡而切者孰謂其不事詩書而有是哉

武帝謂倪寛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寛說可觀乃從寛問一篇

真德秀曰典謨訓告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寛説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藴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巳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唐太宗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

一將之知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氏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正所以自狀爾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太宗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畧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高祖範圍之内爾

又幸靈州敕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

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臣良勝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太宗自矜才知而欲逞志髙麗及無成功而欲自掩於壯代復為詩詞勒石示武自矜功伐正與曹操一等見識爾故有識者觀之將謂太宗除兇而兇未可除突厥之禍終唐之世則所謂雪恥乃自雪其恥也何與於百王也哉

唐憲宗留意墳典及觀貞觀開元實録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誡遂採尚書春秋及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金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權幸慎微行任賢臣納忠諫謹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節儉奬忠臣修德政簡田獵録勲賢書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良勝曰憲宗於文知所以鈎玄提要為世切用其用心亦勤矣然推其心特以太宗玄宗均有制作垂

世故為是彌文之具以耀前而誇後爾淮西既平驕侈自恣程异皇甫鎛以言利幸裴度以忠直疎李逢吉以讒諂行土木既興仙術並進所謂十四篇無一不背是謂無本之文若潢潦之朝滿夕涸亦何貴於文哉

唐宣宗夜召學士令狐綯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語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謂

此書三復乃已

臣良勝曰宣宗少有至性而隱德不形宮中以為不慧蓋當時援立之權皆出宦官若見英明必為所忌矣初臨政而奪德裕之權聽樵夫父老而知涇陽醴泉之政聞綯之言即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則於任賢退不肖之說知之審矣其最可稱者樂聞規諫封駁合理必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從其故人為隣州刺史詰責之曰詔命

既行廢閣不用宰相可為有權雖自謂猶是臣官而有罪勿舍有闕勿補圖為漸耗之術至今猶為可行故大中之治人稱為小太宗得於金鏡之文者多矣惜其溺於方士以藥餌終人故有遺恨焉

宋太宗雅好文史於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圖籍以資觀覽視朝之暇必讀太平御覽三卷有所闕廢即進補之雖隆冬短晷必足其數大臣請少息曰朕開卷有益不為疲也常作戒詞戒州縣官書於治所曰爾俸爾禄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寧宗為王時深慕朱熹之學每講官進講必問熹說何如及即位熹進大學講議一日啟曰臣所進講議於聖意何如曰其要只在求放心熹頓首曰陛下天縱生知舉此正是要領願推之以見於行

理宗製訓廉慎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災及

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已服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恩吉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於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臣良勝曰天下有實心乃有實理有實理乃有實學從古人君不廢講學未有如宋之盛者若寧宗尊尚朱熹而知本原用力之地只在求放心尤大要也然

制於其母而大位不受之父此心之大失何以救之哉聞彭龜年進講魯莊公事曰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此其心惕然有動乎理宗製作尤當緝熙有記道統有贊元良有規皆近義理若慈訓庶謹刑之銘尤切吏治但真德秀云室賄送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宋獄之濫最甚於理宗之朝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擅制獄具非法殘民富實之家稍有罥罣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至有監司郡守

毋籍民家之禁而未已嗚呼文乎文乎豈將謂飾虛

名之具而已乎

聖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以資覽閱謂詹同曰三皇

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

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

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有功於

後世又曰吾每於宫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之師法也

洪武六年祖訓録成聖祖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録所以
垂訓子孫朕更歴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
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
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禄苟作聰明以亂舊章是違祖
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
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其小過不及爾若一
代定法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
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臣良勝曰天縱聖學能自得師求帝王之遺書誦孔子之格言皆以資治臻於至理出其緒餘見之制作金匱所藏莫窺秘奥惟祖訓典章流布海宇眞大禹典則之訓成湯風愆之戒也伏聞仁廟在御言曰朕十餘歲侍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而後成書秦晉周世子皆在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為天子為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禄永

遠者嗚呼休哉惟創業而知慮子孫之易惟守成而知繼祖宗之難必有萬世無疆之恤而後有萬世無疆之休諒哉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彷成周乃作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條目以誥天下又慮誥條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

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詞益加詳焉每編成上親序之

臣良勝曰周公治殷亂民乃有大誥之作尚未格又乃有多士多方之作怙侈滅義之風未息而召公畢公君陳復治之矧聖祖繼故元之亂而大誥之訓勸解始明務使家傳人誦故論刑以有大誥則減罪一等極有深意而今以為虛文故案末之省也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文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

形勢歸附始末為大明志

臣良勝曰聖謨宏遠蓋序禹貢述職方意也所以一

區宇用以昭示子孫創守艱難皆於是乎在故文皇

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至睿皇又命儒

臣通輯成書為大明一統志於古今建置人賢地里

形勢民物登耗風俗媺惡不出殿廷而可知天下足

以成聖祖之盛制云

洪武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義主朱氏集註章句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文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陳澔集說焉

臣良勝曰天下一統有徵於書同文也而文之同者其轉移導化之機莫先於科目蓋上以是取下以是應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也我祖宗垂訓明切如此

而今之業易業春秋者置易傳與三傳而不省業書業禮者已不聞有古註疏之書是在主司者當有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志也申明初制是有望焉

聖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邊徼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奄寺之權唐無藩鎮邊徼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

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於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閽寺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為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制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觀覽亦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良勝曰戒之者所以圖存也警惡者所以思善也

昔孔子觀周明堂門墉間見圖有桀紂之象嘆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也我聖祖歷舉前代所以滅亡者皆由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邊儌之禍而思所以制之皆原於人主之身古今經濟之畧殆無遺慮若果成編藏之秘府聖子神孫有所取法誠萬世長存與天無極之道也如其未就之志則繼述之孝無有大於是者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右衍經濟之文

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

臣良勝曰文字之興自庖犧氏而書制有六曰象形若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命之也曰會意若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人意而命之也曰轉注若考老之類文意相受而命之也曰指事若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事得宜也曰假借若令長之類一文而

二用也曰諧聲若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耳為聲也

是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又不特

魚鳥之迹點畫之求而已也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臣良勝曰聖人為世瑞也故舜之時卿雲之見乃以

章禮鳳凰之儀乃以成樂不以瑞名之也若後世天

馬寶鼎朱鴈之歌則甚侈矣

箕子麥秀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

好仇

臣良勝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傷之欲哭不可欲泣為近婦人故作是詩以歌之民為流涕東周大夫賦黍離之詩是本於此陶淵明曰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噫是可以觀箕子之心矣

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

哀矣

臣良勝曰按史記武王滅商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此歌其後四皓隱商巖亦祖此義而作歌曰莫莫髙山深谷逶迤爗爗紫芝可以療饑駟馬髙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然則西山之歌可以察天下興亡之幾商山之歌可以識一身安危之理

孔子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鳯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

兮麟兮我心憂

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泆沾袍臣嘗聞夫子之生有麟而赤紱人以為祥也今出而見獲豈惟夫子道之窮越二年而兩楹之奠夢矣故曰聖人之生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豈偶然哉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黄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擊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掉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臣良勝曰武帝此詞雄壯激烈為辭人所宗其意既壯感歎繁之固亦悔心之萌也然留連光景耽樂追歡而所懷佳人其不逮高祖之思猛士遠矣

曹操神龜篇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臣良勝曰詩言志也操之詩奸雄之志也所謂壯心不已欲何為哉九錫未已篡奪而後厭也晉王敦極愛此詩每醉則歌以鐵如意擊唾壺壺為之缺二奸心事率於此一詩見之故曰詩可以觀

魏文帝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材藝兼

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
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真德秀曰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
瑀諸人遊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瑀所為文章至今具
在其藻麗華美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
魏高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
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後詔
策皆自為之

臣良勝曰宋魏之世魏高祖為獨賢變北語用文士欲興禮樂鬱鬱然有太平之風最可稱者誅沙門廢佛寺而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是豈可以北朝少之惜其恃於嚴明肆行殺伐初破南兖徐豫青兾六州丁壯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春燕歸巢於林木此豈為久長之道哉宜其傳世纫君蕭衍以六貴同朝必知有亂爾朱榮高歡之毒既施而魏以三歲之嬰亡天道何還之速而顯也

唐太宗時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詞命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

臣良勝曰太宗可謂真知輕重者矣然而太宗固非不好文者特論欲占上格爾嘗作宫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後為一詩述古興亡世南已即世命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推是

心也與隋煬帝忌薛道衡王胄等爾又何嘆於梁陳也哉但太宗别有政事可觀不專於文此其所以致治安也

宋真宗天僖四年作天章閣藏御集

臣良勝曰真宗遘疾既久太子於資善堂决事時作也不逾年而真宗晏駕矣或曰時丁謂用事搆隙兩宫托藏御集實欲尊奉所降天書恍其意以固寵爾觀其後以之殉葬則建閣珍藏亦或然也真宗有御

集可藏其於文字甚所注意故於邢昺講春秋則曰勤學有益又曰資於政理無如經書然卒不免於矯誣上天之議人君不事實德而崇飾虛文則臣下以虛文應之如丁謂者衆矣

元宗時張説宋璟乾曜同上官命宴東堂賜詩曰赤帝收三傑黄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奏南宫宴

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叙彞倫

臣良勝曰元宗游意詞翰動有可傳此其一也其後

擇廷臣出刺史諸州詔宰相祖道洛濵命高力士賜

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觀此境界豈

不為盛而天寶之亂竟亦無救盖其心自矜於是也

夫矜文則輕士輕士則棄賢棄賢則政亂煬帝曰天

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

選亦謂天子矣矜侈若此夫豈不亡唐莊宗既取汴

謂臣下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而高氏不朝魏武才
得荆州而于張松忽之卒此累也尚戒之哉
唐憲宗見洪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
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
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宋英宗於資善堂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呂公
著奏曰陛下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
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為

君之要道臣輒取其中及孝經内節要語共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省覽若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擇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臣良勝曰公著之善諫自公權而來公權直攻其所短匡救之意也公著因就其所長將順之意也二者皆引君當道足為事君者之法也

理宗時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

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臣良勝曰理宗篤於向道不獨詞翰之工而已其幸太學則書道統贊及白鹿洞學規賜諸生於邱岳則賜忠實事皆其所優也觀於此了翁不為不知竟傷於忌者之口而出之於外非帝之不明也盖忌者之言近於理是則曰君子可欺以方也夫其曰知兵且

做張浚故事在理宗固當深信在了翁不得自避在天下亦不得而非議之也昔盧杞忌張鎰則薦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遂使朱泚以殺之於顔真卿於李揆率用此術此小人忌嫉之尤者人主有以察此而後為至明是何敢望於理宗也獨惜了翁與真德秀俱以正直為邪人所忌且造為飛語曰魏了翁偽君子真德秀真小人流落十年遭遇未幾而不終於用非二賢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也

國朝陶安知饒州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寇就擒脅從者立宥之全活甚衆聖祖嘉其功詩以美之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又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魏國公徐達薨聖祖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寇克濟大勲今邊境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

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嘘流涕思盡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當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臣良勝曰文以載道也文藝也道實也篤實而藝書美而愛愛而傳矣聖祖文翰以道為之實也故文若陶安武若徐達乃克堪之豈溢美而濫施者倫哉蘇

軾曰為文如萬斛原泉行其所當行止其所不可止此之謂也

聖祖問侍臣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聖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説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斂其要也

聖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

下豈有不定於一乎

聖祖看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辨說因講君之視臣如草介臣之視君如冦讐辨曰孟子于此處只是有意感動齊王近人錯理會便幹出許多背義忘君事體讀書固不可無識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葢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

臣良勝曰孔明讀書不務記誦止觀大意真讀書法也聖學天縱而本之躬行根極抵要註疏之外輒得新意内內外外之辨崇正黜邪之旨凛然萬世之正議皆不主故常而發先聖賢所未發者此聖人之文之本也世之學者因是得師亦或於傳註之外而求自得之意者則羣攻力詆直指以為叛教誣賢蓋不知義理自是無窮以一人言之而有餘以萬世人言之而未足臣敢請以聖祖之辨註者示天下為萬世

法

文皇既遷北都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收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者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臣良勝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然而載籍所考有古今治亂之迹焉有禮樂名物之資焉有人物賢否之辨焉是以聖祖開國即訪遺書文皇於南京貯書尚存正本大有深意凡載籍在天地間經厄爲多秦王

之初王莽之末獻帝既遷西京燔蕩劉石憑陵失墜既多侯景破梁周師焚郢君子謂經籍已經五厄至隋唐又備而禄山黄巢之變極於五代女真蒙古至正之末又不知經幾厄已緊我祖宗購求收畜不遺於力不遺於慮故典充棟掯取可稽而文子文孫宸章炳燿輝映海宇蓋亦有所自云

文皇命楊士竒侍講皇太子兼春坊諭德時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竒士竒對曰陛下明品

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誥皆可觀非為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者之經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永樂二年仁廟在東宮翰林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語講畢召問楊士奇曰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

宋儒胡瑗之說仁廟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
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
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又舉王旦素對宋太宗之言仁宗悅
臣良勝曰帝王之學固有資於載籍之富尤有資於
輔導之臣蓋九重邃密親儒生亦無幾時萬幾叢委
親簡冊亦難遍閲惟於講讀之際每慎決擇之幾則
萬古之書皆在目前羣臣之學皆為度内使進講讀

皆若達承顧問皆若士奇若汝玉者將無容議矣盖達之講實有所師士奇之對亦有所戒程頥嘗講賢哉回也一章乃曰顔淵之賢簞瓢陋巷其貧如此以季氏而富於周公魯之用舍如此何以為國此達之所師也陳後主隋文帝專意詞章至以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緑之句殺戮臣下以成忌嫉此士奇之所戒也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又況於君人者哉

右衍詞翰之文

中庸衍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中庸衍義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中庸衍義卷十七

明 夏良勝 撰

平天下之義 創業之治 守成之治 中興之治 經常之治

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

以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默而觀之可也

繫辭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臣良勝曰聖人之生得天地理氣之精也聖人之位

代天地生成之位也而其所以參天地者一法天地簡易之道也天以易知非徒易也以其無所為而為雖有所為猶謂之易也地以簡能非徒簡也以其有所因而成雖有所成猶謂之簡也是故天地運化聖人成能其理一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

民無得而稱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朱熹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

作為也獨稱舜者舜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

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

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臣良勝曰堯之則天舜之恭己即所謂簡易之理也

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猶天地也是則所謂性之也
故楊時曰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率是性而已所謂
率性循天理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禹貢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沈曰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
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
之所行也

臣良勝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禹所以治平天下葢有功之可言非若堯舜之可以無為而治也即如治水之事乃開闢以來未除之害鯀治之九年績用弗成禹繼之而八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乃克告成自非德為之先則民力之作勞民心之弗順民言之胥動而距行者或亦未免也令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曁聲教訖於四海非盛德之感何以至此

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蔡沈曰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

大明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朱熹曰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

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下武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朱熹曰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惟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臣良勝曰禹湯文武所以治天下者皆以德為之先也是所以為易簡之道也

漢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弘遠矣

班彪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

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語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髙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髙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唐太宗問侍臣曰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

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魏徵與吾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

曾鞏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令之行擬之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行戰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

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萬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

臣良勝曰唐太宗創業之主也而迹兼守成漢光武中興之主也而志同創業才略相當亦有慚德而太宗甚焉

宋太宗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詔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鬬戰不

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臣良勝曰宋祖所以建天下之治趙普所以輔天下之治莫大於收藩鎮之權前可以洗五季之弊後可以肇四百年之基自是一兵一民貫錢斛穀皆朝廷主之文吏掌之君子謂其始也足以戢奸雄之變而

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持衡之勢輕重然也
若其深長之慮尤有見於遷都之議其初幸洛陽都
民垂白者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
子儀衛帝欲留都而晉王諫止太祖曰遷河東未已
終當都長安且曰據榆山之勝而去省冗兵循用漢
故事以安天下嗚呼此策果行則南渡之禍必免矣
蓋天下利害每慎於切身西都則邇敵邇敵則有懼
心懼則善心生而所以為謀者曰密惟其遠敵是以

緩禍緩而怠怠而忘之故曰待爾家議論定吾已過河矣是亦死地而後生亡地而後存不獨兵家之法為然臣幸其收兵之謀成於趙普而恨遷都之議阻於晉王也

元世祖召史天澤問治道天澤具疏言當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郡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婪以任賢能頒俸禄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悉聽之次第舉行

臣丘濬曰嗚呼世道極變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

位也婦而當陽之剛也小人而敗君子之成功也自秦漢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其惡猶顯著也當陽之位有武瞾焉然其罪猶共見也至於國家大計所賴一二公忠體國之君子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而彼小人者陰賊險詖或忌其勛名或慮其不便於已乃從中而撓敗之致事僨於崇朝而禍延於百世嗚呼有國者可不慎哉

聖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

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怠惰荒寧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日耄期倦於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事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達旦則臨朝晡時而後還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

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墮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已

臣良勝曰天何為哉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日月星辰之運風雷雨露之施何莫而非乾健不息者為之也惟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惟有所為而後可以無為聖人之言如天也臣也飲江河止於知足繪天地難於為容也

聖祖御東閣宋濂王褘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聖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親父母人心既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君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臣良勝曰濂等反覆於有人有土者后非衆罔與守邦民為天下本也陳謨之意臣道之當然也聖祖歸重於修德者何以守位曰仁德為天下先也正己之

意君道之當然也此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大明日歷序畧曰太祖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裔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黄屋左纛之念繼閔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挫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秉全智三也欽畏天命一

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於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内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貂璫之輩惟給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

臣良勝曰史臣賛漢祖之興有五是以其取天下者言也先儒謂宋祖家法度越古今者五是以其守天下者言也我聖祖以漢祖所以取者取之以宋祖所以守者守之殆恐日歴所記所序尚有不盡名言者也聖子神孫苟思所以取之之難則知所以守之之不易祖述憲章又何事於他求哉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右衍創業之治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蔡沈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於天用勦絶其命令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

臣良勝曰孟子言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初立即

有有扈之師史記謂啟立有扈不服而孔頴達附會其說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故不服是大不然舜初受禪之時亦有有苗之伐又豈以受禪而不服耶蓋天下治亂每每相尋堯舜禹三聖繼治且數百年而有扈之逆命適在啟立之初啟能奉天行罰是即克詰戎兵迹禹方夏此繼治之大者也能勝乎此則其

率舊章守先業乃所優為者爾

太甲曰皇天眷祐有商俾嗣王克終允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

蔡沈曰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盖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臣良勝曰天地之道為大矣陰陽之氣為正矣然而清寧或不能恒愆伏時有所倚故豳風七月之詩言藏冰之道而周官凌人之職藏周用徧亦能爕調愆

伏以和陰陽之氣以順天地之道也然則人君不能無過亦在大臣調燮而改之則復於無過矣成湯聖人也亦曰改過不吝太甲既曰欲敗度縱敗禮而伊尹正之翻然改過君子謂其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光采炫燿萬景俱新不在成王之下然則人君不可自棄於過而不知圖改人臣亦不可委君於過而謂其不及改也故曰吾君不能謂之賊

閔予小子詩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

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朱熹曰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羮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思繼此序而不忘爾

康王之誥曰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繼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蔡沈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

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盖在我之後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貽我稚子之恥也

臣良勝曰創業之治君用乎臣者也守成之治君資乎臣者也創業之主重於法天守成之主重於法祖法祖亦所以法天也盖祖之所法以為治者天也其理一也成康繼治汲汲訪咨於臣一則曰繼緒皇王

一則曰服先王無一毫自聖而輕臣下之心是以四方賓服海内晏然百姓興於禮樂刑措不用有唐虞之風嗚呼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卜年七百之歷宜其過矣

漢文帝躬修淵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戸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網疏濶罪疑者輕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

有刑措之風焉

敘傳曰太宗穆穆允恭淵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庶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胡寅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庶富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寛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下御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懦懼失措其大致懸絶如此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矣夫豈可與成康同德美稱哉

胡安國曰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冦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極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廸二賢已不逾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于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臣良勝曰宋太宗削平海内功烈炳然繼世之君斯亦賢者但其負兄篡國不可以言繼統矣故有取於真宗仁宗也

宋仁宗遺制下日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吕仲曰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寛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異國此

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元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有司奏大辟為之慘怛者久之

臣良勝曰蒙古之性素習以慘戮為恒若是可以言仁者固有取也

文皇外嚴內仁而雄才大略條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誠待下聽言之際明睿所照不待其盡洞見底蘊臨機

剛果裁制大事數語而決與下人言開心寫誠表裏明白盖唐虞三代以來若漢之高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寛明大度聰明文武闊遠之規乾剛之用皆兼而有之

右衍守成之治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徳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官職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立少康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於過使其子

后杼滅豷於戈乃歸故都於是夏道復興諸侯來朝

胡一桂曰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迹還舊都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

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胡安國曰在易之困曰困亨困困窮而致亨也夫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

悱自强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

子者由此其選也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蔡沈曰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閒與小民出入同處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

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發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周宣王時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方叔征伐玁狁申伯仲山甫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内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臣良勝曰宣王側身修行興衰撥亂王化復行誠中興之令主也但其不藉千畝虢公諫之弗納也料民

太原仲山甫諫之弗納也殺杜伯非罪左儒爭之曰
爾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宰并左儒殺之夫其愎諫而
至於殺其臣僅免於身子幽王嗣立遂罹犬戎之禍
是亦宣王有以遺其憂者也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羌戎乘亂推亡

固存仲戚北討呼韓慕義稽顙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吕祖謙曰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葢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葢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為基禍之主其功罪

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光武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他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蘇軾曰世祖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以任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

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名諸將而内脅其君宦官既誅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以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輙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與其所可以理推力救而莫為之也

昭烈章武元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

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夏四月即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良勝曰昭烈之所以能中興者大端見於草廬之言曰奸臣竊命欲信大義於天下自是帝王器度所謂他人千言萬語說不盡只此兩言而決之無遺蘊矣且嘗於劉表坐中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馬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

業不建是以悲爾有如是之才有如是之志安得不興然於此益見封建為有道之長而高祖貽謀之善也懲秦孤立大封同姓文景繼而行之光武之興出於長沙定王之後昭烈之興出於中山靖王之後代者雖在人之所共知而興者乃出於人之所不見故姦雄窺竊神器垂涎染指卒莫敢動蓋懼宗室之冑有如光武昭烈者出於其間是故英雄猶有所輔而姦邪蓋有所憚也

唐憲宗時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武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六月天尚未明元衡入朝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度氈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紀綱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

臣良勝曰唐憲宗所以稱中興者只此平淮蔡一事而淮蔡所以平者用裴度一人昔韓愈上言曰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則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今觀用一度足破二賊之言則淮蔡功惟斷乃成有信然者

矣未幾而皇甫鎛程异以言利得幸裴度以朋黨見疑求仙迎佛卒以弑終分明為兩截人利令智昏有如是哉

宋高宗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

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臣良勝曰高宗為康王時質於金左右驚震而意思安閑射命連中金疑其將家子還之及汴京失守復遣往質亦不辭此其器畧足稱中興之任有李綱張浚趙鼎之相宗澤韓世忠劉錡岳飛之將竟不能建中興之績者前阻於遷議則黄潛善汪伯彥為之也後阻於和議則秦檜為之也高宗首殺陳東歐陽徹以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張浚殺曲端秦檜殺岳飛以

失天下將士之心故桀紂之失天下失其心也如此
而謂天佐中興為社稷之幸乃為不幸也

右行中興之治

繫詞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朱熹曰乾坤變化而無為
臣良勝曰易之制器尚象此最大者以其器御而制
治也然則伏羲時已作易矣衣裳之制猶有未立歷
神農至黄帝堯舜而後垂衣裳以治天下盖創制變

制在聖人猶以為難也故必通變而民不倦神化而民宜之乃能變通以垂久然則伏羲神農未變衣裳之制亦時未可變爾程頤謂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聖人然後成亦因時而已衣裳之制上下之辨天地之位也元黄之采天地之色也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皆於是乎辨是以定民志而天下治也是衣裳制於黄帝至舜乃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是神農以前非不能為黄衣元裳之制也必至黄帝而後制堯以前非不能為五采五色之服也必至舜而後備是皆神化之道亦至是而後適變通之宜爾後世人君動有制作其亦審於宜民之意而後可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朱熹曰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

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臣良勝曰天地無為而氣自運也聖人無為而化自成也故大同之治主治於上從治於下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說者以五帝為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為非聖人之言也然天地氣運愈厚則愈長愈長則愈生愈生則愈薄伯之不迨於王王之不迨於帝帝之不迨於皇自然節限卻難於經世書推算有不能易者也洪荒之世譬之沃土土而生木而根荄而枝葉而暢茂而花實實而繁繁而稀稀而小

小而枝葉先瘁瘁而枯枯而根傷地力且盡即如天地其初混沌既而開闢而生人物窮極而天地亦有蔽塞是故古今有不相及亦氣數使然其最可見者於文義間識之觀唐虞之書則三代訓誥不可並也觀孔孟之文則先秦兩漢不足言矣觀唐史不若漢史宋史不若唐史元史不若宋史豈人性禀學術有異乎哉天地之氣得於人者亦自漸薄豈獨治道為然哉雖然君子任治以理不可委之數也

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陳澔曰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開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忠之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知所避然後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

臣良勝曰天下中國億兆其人其生於天地則一心也心之屬氣則為情屬理則為義狥情而失義則利

害昏矣否則無不自明者聖人知天下中國之心猶已也以已之情度人之情以已之義達人之義以已之所利知人之利而聚之以已之所害知人之害而遠之則天下中國運之一心而有餘矣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良勝曰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元士嫡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其所以為學者皆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極致也然其用力之地則自格物致知始蓋天下國家與吾身皆物也天與人心之知足以具衆理而天下國家與吾身運之一心之知皆吾心之知也惟不能格此物則不能致吾之知而所以治身以施之天下國家者皆自昧矣若此物理皆明而心之全知獨秉則所以誠意正心以修吾身

而施之國家天下舉而措之爾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所生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

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朱熹曰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臣良勝曰孟子七篇無非仁義之說而仁義所以用者無非治天下之道也所謂仁者不忍人之心也推之以為政者義也然是心夫人之所必有推而極之則堯舜之治亦不過善推此心之所為而已矣然恐人不盡知又指所易見者示之曰乍見孺子入井而

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不忍也若視天下猶夫孺子也又安有一夫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者哉

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謡考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有正之盡戒之術也

臣良勝曰唐虞君臣相與都俞吁咈未有諫之名也至禹而後懸器以待天下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

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頌者摇鞀然尚未有諫之官也然則古者諫無官欲其人皆有諫而無所限又賞之而使諫夫安得不興後世以諫名官則固限之以職諫復不聽而或罰之夫安得不逆善乎唐髙祖語杜正倫等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遂犯吾鱗𧘂闗失朕豈慮有危亡哉思卿至此故舉酒以相樂嗚呼人臣進諫亦難矣而人主每以受

諫為難亦獨何哉

賈誼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臣良勝曰天下之道二出乎此則入乎彼矣於事則有善惡於人則有忠邪於極則有安危治亂而已如其所舉者善而所用者忠雖未必治而所以治者正在也所舉者惡而所用者邪雖未必亂而所以亂者在是也與治同道罔不安與亂同道罔不危明者覩

於未萌是故有重於取舍之審也然而所以審而決之非苟然也亦必有道也臣聞程頤有言曰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正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君志先定定志者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政為必可法而已嗚呼由賈誼之言則有以決取舍之幾由程頤之言斯有以端取舍之本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

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長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

臣良勝曰仲舒之意重於端之一字端者事之初也事行於末視其初意固有違之者矣王者德刑以象陰陽雖若並用及其用也而刑勝於德者居多是以求其端於天則制刑之物皆不使勝於德故曰刑期於無刑也春秋傳曰爵賞以類天之生育刑罰以類天之震曜夫震曜者非以殺物也雷行天曰無妄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之動和之極而萬物皆甲拆也是故刑以禁暴以行仁也刑以治惡以安善也刑以靖亂以制治也於刑之之中恒存德之之意此則大冬嚴寒成物之終為生物之始德刑之大用也王道之大成也仲舒謂積於空虛無用之地臣故思以廣其說

劉向曰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良勝曰漢之宗向為最賢者也向之言斯為最粹者也初以望之薦引給事於中而成帝方以宏恭石顯明習朝章專寵無比所謂刑餘周召法律詩書而道德仁義之言宜乎枘鑿之不入矣未幾望之下獄而向亦無以自容故又有言曰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是皆有為言之也而成帝竟不知悟其不足以有為可知矣君子謂王政君之寵成於成帝之世而王莽簒漢由於政君是故亡漢者成

帝非哀平也

揚雄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近乎

臣良勝曰揚雄見道之言此其最者也然道者心所具之理而行之者也心即道道即心也言心不言道則無政矣言道不言心則無本矣故曰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是也

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臣良勝曰讀出師二表而不為之流涕者其為人必不忠也蓋亮之平生大節惟見於二表表之肯綮大義惟在於此數言非特以決漢之興亡殆往古之斷案後世之龜鑑也然此特其言爾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又其事業之本先儒謂其有王佐之心不獨以其言已也

陸贄曰君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

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臣良勝曰蘇軾嘗言陸贄奏議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若斯言是也盖天之立君非為君也為天下也則天之心本以公也人君視天下為公乃所以奉天之公也若使天下志有不通而情有不盡皆自私其耳目也私其耳目由私其心也私其心由以天下為巳私也此盖蕩蕩平平之道贄何以語德宗也

人君而不以王道自任非君也人臣而不以王道望其君非臣也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之言則忠厚也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之言則推誠也德宗好用兵而贄之言則消兵也德宗善畜積而贄之言則散財也有臣如此而忠州之行一斥不復贄亦何負於學何負於天子也哉

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計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治亂而已

矣

臣良勝曰嘗聞蘇軾上書神宗曰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恃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

與此無殊噫味愈之言則有以審死生治亂之幾矣味軾之言則有以制死生治亂之道矣

劉蕡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近必正人臣良勝曰蕡之試策直節正論冠絕古今其切要之論則在近正人也正人得近則所以正君者自有其道而正言正道相因而善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蕡之意蓋在於勸主遠絕宦豎有司畏憚意以抑之是以當時有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寧無顔厚之嘆噫斯

言一開流布萬世榮於狀元宰相多矣後以指貲為戒而迎合新法和議以取上第者所得能幾何哉

歐陽修曰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阻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

臣良勝曰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治也天下之言非一人之言也修之事宋當仁宗英宗之時庸有主威未斷事或阻於衆議如濮王典禮者是修乃一人之言

非所以為天下之治也堯之禪舜事孰有大於此而
咨四岳既薦舜而復試之豈以獨斷為賢乎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龜筮豈不以阻衆説者為是乎唐
太宗征遼似獨斷矣而終悔不從魏徵之言宋神宗
之新法似無阻矣卒有誤於安石之僻故臣未敢以
修之言為然
邵雍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
也

臣良勝曰心者天君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故善事乎心則身之無過也必矣然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恒人之無過易人君之無過難恒人之過辱於一身人君之過播及於天下矣宴安肇荒淫之迹珍異啓奢泰之端沾詞闒侻倖之途頗語來讒賊之口名器導僭偪之防威福移陵替之漸是故人主立無過之地視恒人萬倍其難所以善事乎心者必萬倍其功而後可也

程顥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臣良勝曰治道公案歴千萬世只此兩言斷決無遺議矣所謂道者即得天理之正極人心之安無所為而為之者王者之道也法者假仁義之偏建事為之末有所為而為之者霸者之術也若顥者誠有得於聖賢之學欲效於時以為帝王之治者故常陳十事於朝曰師傅曰六官曰經畧曰鄉黨曰貢士曰兵役

曰民食曰四民曰山澤曰分數且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人之法可改苟若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嗚呼以周程而不得行於北宋以孔孟而不得行於東周豈非天未欲平治也哉

程頤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在此二端而已矣

臣良勝曰頤之言即顥之意也體用貴於一原道法須於兼備治非以道為本則行於法者將無以信天下矣治非以法為用則深於道者將無以濟天下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關雎麟趾之化而行周官之法度其於治也何有

張載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能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臣良勝曰生民有欲所謂欲者我之根也夫惟視天下為我有也則有我之為害也深矣如以天下為天下有也則無我之為感也深矣是故天下之患常生於有我天子以天下為我諸侯以一國為我大夫以一家為我士庶人以一身為我我則私私則利利則害隨之矣若推其極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其有天下而不與也皆無我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有我之為害哉

范祖禹曰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為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

臣良勝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天之生賢以為君也故為天養民者天子之職也為天子治民者賢者之職也故人君用賢非為賢也為民也為民所以自為也賢者之見用非自為也為民也為民所以為君也

蘇軾曰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

皆爭歸之

臣良勝曰伯夷太公一歸西伯則曰天下之父歸之而其子焉往英雄之才雖未可云二老其足以係天下之望一也所以收之者何道也哉所謂英雄者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主而後能用之亦必有非常之禮而後能盡其用彼常人者禄之可富也位之可貴也予之可寵也奪之可辱也招之而可來麾之而可去也故隨能而置列程功而叙賞皆可以

為之制也非常之才富貴非其所欲也寵辱非其所驚也來去無期而死生之際有不可奪者也故禮不備不足以致之遇之不殊不足以使之知不深不足以結之恩不隆不足以感之譬之養鷹則一雉一鼠而飫以依人千里之驥非食之充其量而策之通其意能盡其才也哉故漢高於韓彭黥布未見尺寸之功裂數千里而王之其殆幾於此矣

蘇軾曰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

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

臣良勝曰佑賢輔善顯忠遂良聖人非有心命之也

五服五章天命之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聖人非有

心討之也五刑五用天討之也然而天道冥冥何所

依據觀諸人心而已人心順天意得矣天之所助者

順而況人乎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

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衆謂不可適以

名辱是故君子立事未論物理之是非先觀人情之

向背王安石以新法為人沮撓為恨而程子曰相公何故欲作此拂人心事安石無以為應意轍之言是亦有為而發也

朱熹曰王者知有天而畏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臣良勝曰人君至尊無上者也上之者惟天爾天下無足畏也畏之者亦惟天爾然非徒畏也動與天惟一爾一有愆違則與天不相似非肖子矣所以付托

之者有所負所以責望之者有所孤則所以譴告之者至矣可不畏哉

胡寅曰人君莫大乎修身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臣良勝曰唐虞之治古今以為極隆而伯益致戒亦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則致盛治保盛治如唐虞者修身寡欲之外無餘事矣夫人

之身一人之身也人君則天下恃以爲治亂者則天下之身也夫人之欲一人之欲也人君一心則天下之求遂其欲者皆思以中之則天下之欲也是人君修身乃以正天下之身而其寡欲乃以絶天下之欲致治之原孰大於此

聖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

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逆而皆得其常所以致雍熙之治後世鮮能此道處事之際欲求其至當難矣聖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葉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聖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命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聖

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臣良勝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欲求堯舜之治必先堯舜之心聖祖自得之師心得之言也至謂大學之道惟在於平一言以蔽之矣是故論治之本惟存於心之一字論治之效惟在於平之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矣

故以為終卷獻焉

右衍經常之治

中庸衍義卷十七